

红

旗

飘

飘



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

2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红旗飘飘 (2 集)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25 印张 2 插页 215 千字

195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11 次印刷

印数 375,481—385,480 册

定价 12.80 元 (平) 17.80 元 (精)

目 次

寄延安诗四首	董必武	(1)
和董老寄延安诗五首	朱 德	(2)
大渡河畔英雄多	杨得志	(4)
一个红军的经历 (下)	张友济	(14)
狼牙山跳崖记	葛振林	(43)
野火烧不尽	张日清	(55)
南下归来	苗延秀	(63)
冲出黑暗的牢笼	何 洛	(100)
抗战时期昆明学生运动散记	史 靖	(114)
战火中的童年	南新宙	(142)

老共青团员回忆录

燃烧的心	宋 炎	(150)
------------	-----	-------

旗手倒下，红旗前进	谢雪畴	(171)
罗炳辉同志二三事	章 熔	(192)
一位抗联将军的故事	张 麟	(199)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万 正	(209)
宁死不屈的刘伏考	王 亮	(218)
四嫂子	海 默	(223)
海滨一少年	陈允豪	(245)
风雪大别山	史 超	(263)
黄土岭战地旧景	柳 杞	(278)

寄延安诗四首

董必武

韵事曾传九老图
而今四海多烽火

东都无警亦无忧
酬唱怀安乐意浮

黄河西畔北山陬
地僻更加封锁紧

抗日民权最自由
不教佳话出延州

季子徐君气谊投
指挥能事朱司令

希深君复亦风流
慷慨悲歌叶剑侯

巴渝飘泊几春秋
鼓吹休明吾岂敢

搜索枯肠试打油
讴歌御侮赋同仇

编者按：董必武同志和朱德同志的几首诗，是从续范亭同志遗存的信稿中抄出来的。朱德同志在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同志的信上说：“你屡次要我的诗看，我作得太坏，随作随丢，多不存稿。兹将去秋和董老寄延安四首略写给你改正。”按董老时在重庆。朱德同志称董老的诗为“寄延安四首”，现在就用它作为题目。

[九老图] 唐白居易居洛，与胡杲郑据等八人，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

和董老寄延安诗五首

朱 德

敌后纵横亦壮图
神州尚有英豪在

三师担尽国家忧
堪笑法西意气浮

黄河东岸太行陬
全仗人民同患难

封锁层层不自由
誓拼热血卫神州

朋辈志同意自投
澄清世界吾侪事

团成砥柱止中流
鹬蚌相争笑列侯

抗战连年秋复秋
烽烟迷漫黄河岸

今秋且喜禾如油
父老齐声话御仇

连年抗战几春秋
不畏前方征战苦

试写艰辛试打油
频惊后路报前仇

〔东都〕 唐时称洛阳为东都。

〔酬唱句〕 延安有怀安诗社，林伯渠谢觉哉诸老和朱总司令等时有酬唱之作。

〔陬〕 旁边，指山边。

〔延州〕 指延安，这里的佳话指前诗怀安诗社事。怀安诗社的组成，董老是在 1941 年接到延安信后才知道的。

〔季子徐君〕春秋吴国季札和徐国国君有生死交情，这里指徐特立吴玉章二老。

〔希深君复〕宋谢绛字希深，林逋字君复，这里指林伯渠谢觉哉二老。

〔叶剑侯〕指叶剑英同志。

〔巴渝〕指重庆。“几春秋”指几年。

〔鼓吹休明〕大力赞美政治的美好和光明。“休”指美好。

〔讴歌句〕指歌颂抗战。“同仇”，本诗经无衣篇：“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准备好武器，和您共同去对付敌人。指抗战。

〔三师〕指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由三个师编成。

〔神州〕指中国。战国时的驺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省称“神州”。

〔法西〕法西斯蒂的省称，指日本帝国主义。

〔封锁〕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封锁太行山一带的解放区。

〔砥柱止中流〕砥柱，山名，在今黄河三门峡中间。砥柱在黄河中流，受到激流的冲击，兀然不动，比方能够承受时代逆流冲击的革命战士。

〔鹬蚌相争〕蚌张开壳，鹬去啄它，鹬的嘴给蚌箝住了。渔翁来了，把鹬和蚌都捉住了。这是战国策里的寓言。这里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像鹬蚌相争那样，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列侯”指国民党里的统治者，他们见不到此，是可笑的。

〔后路报前仇〕这里说，不怕前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艰苦，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屡次在后面袭击是使人惊心的。前仇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下的仇恨。

大渡河畔英雄多

杨得志讲

呵，大渡河！

你豪迈、倔强

仿佛脱缰的野马

永不休止地奔向东方！

.....

记不清这是谁写的诗，但我爱读它，每当读到它，就会想起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起二十二年前红军先遣团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一幕。

光荣的使命

1935年，我在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当团长。

那年5月，我们强渡川滇边界的金沙江，经过会理、德昌、泸沽、冕宁等地，行军数百里后，来到了四川南部的大渡河边。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蜿蜒连绵的高山，河宽三百多公尺，水深三、四丈，我们去时刚好遇上暴洪，只见湍急的河水，涌卷着急流，闪着青光，喷着白浪，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哗哗的水声。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曾威震一时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大军战死在这里。

“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猖狂地夸下了天大的

海口，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一面命令周辉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后面追击，一面又命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要他们抽调主力“精悍部队”扼守大渡河、泸定桥。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实现北上抗日计划，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红一团全体同志的身上。一团由冕宁出发时，按首长指示，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派遣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

“同志，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关乎着十万红军的生命！”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首长指出的渡河的重大意义。

胜利的前奏

渡河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经过侦察，我们知道，敌人在刘文辉的指挥下使用了数团兵力：三个所谓“骨干团”放在泸定桥附近，一个团在安顺场对岸把守渡口（这个团的主力在下游十五里处），下游三十里处另有杨森两个团防守。

经过分析，我们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

在大渡河西南岸的安顺场，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那里有两个连的敌人守着，渡船只一只。红军要强渡过去，首先得消灭南岸敌人夺取渡船。

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我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一个大山坡。

山坡上只稀朗地散着几座房子，站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渡河的哗哗水声，朝着老百姓指点的安顺场方向看去，只见山北面漆黑的夜空闪着几点灯光，仿佛冬天昏暗的夜空出现的几点星

星。

部队决定略作停顿，等待命令。一天一夜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是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就倒下呼呼睡着，我乘部队休息又找附近的老乡继续了解情况。

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渡船强渡过河！

我与团政委黎林同志研究后决定：一营随我行动强夺安顺场，二营由黎政委带领至下游十五里处敌人团的主力对岸佯攻渡河以便吸引敌人主力，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我们的决心，很快地变为部队的行动，疲困的战士从滑溜的泥地上爬起来继续行军。

天漆黑漆黑，还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几乎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大约又走了十多里，我们已经靠近安顺场了，“一营的部队分成三路展开战斗动作”。三个连像三把尖刀，稳稳地刺向敌人。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还认为我们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几个军官正逍遥地在屋内打牌。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敌人认为我们还是他们自己一个鼻子出气的人。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吼声像春雷划破河边的夜空。

“乒！”敌人听说是红军慌乱地开枪了，可他们已经晚了，一下子四面都是我们的火力，“通通通”、“都都都”我们的火力对准敌人。顽抗的自己倒霉，活着的都当了我们的俘虏，敌人逃啊，跑啊，两个连没有让我们打上劲就垮了，算算时间还不到三十分钟。

部队占领了安顺场，我正在一间小屋里，为渡船伤脑筋，突

然听到“哪一个？”的喊声，通讯员一听声音不对，急忙拿起枪来“不要动！缴枪！”果真是敌人，他们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原来这几个敌人，正是从河边跑来的管船的家伙。我一听说船，急忙要通讯员将俘虏的班长送到一营去，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船，现在这只船成了我们渡河的唯一希望。

决定渡河过去，可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还是没有法子过去。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那一夜，我一夜没有阖眼，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踱着步，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我为眼前不能渡河而苦恼。我走近窗户打开窗子，让夜风进来。

窗外一片寂静，偶然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声，天空的乌云也散了，月亮露出了头，但它的光还是有气无力，我借着月光朝着北方勉强可以看出对岸隐约的山峰。

“怎么过河啊，这又宽又凶的河！”我把头探出窗外，心中默默想着。

夜无边无际，随着时间，我想着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

“渡河！渡河！”我满脑子的渡河，我想到首长的话，心里又焦急起来。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待到明天。”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天亮以后

好容易盼到了天明，天倒是顶好的，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似乎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也显得额外庄严，河水一股劲地冲击、咆哮，活像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现在通过望远镜可以看清对岸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许，是四、五户人家的小

村庄，房屋周围并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上下都是黝黑的岩石，散在它周围的是几个距离不等的碉堡。估计敌人营的主力隐蔽在离岸一里许的那个小村庄里。敌人企图在红军渡河部队登陆后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个反冲锋，压迫红军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着决心，盘算着如何对付这批狡猾的敌人。

我命令炮兵连三门“八二”炮、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步枪射手也隐蔽地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都布置好了，可留下来严重的问题还是渡河。

昨天一夜，我把问题都考虑过了。

我们首先设想了鬼水，可不成。河宽三百公尺，汹涌的水浪夹着大铑似的漩涡，鬼不过去，就会被滚滚的急流卷去。

架桥呢，我们也算过了，每秒钟四公尺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唯一的希望还是那一只渡船。于是我又把寻找船工的命令交给了一营长。

部队开始行动了，派出了许多人到周围的山沟里去找船工。

一个、二个、又是一个……，好容易找到了十几个。

十几位船夫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

我一定要去！

船工找到了，我们决定按时强渡。

一只渡船不可能把全部战士都运过去，只能挑选几个人，可挑谁呢？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一营长孙继先同志。

孙继先同志回来一下子被战士围住了，当他们知道决定组织渡河奋勇队时，谁都想要求参加第一船，作个渡河先锋。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渡河的任务不能允许拖迟一刻

钟。

“怎么办？”一营长向我请示。我看看大家情绪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事情就难办。“决定一个单位去！”我回头告诉一营长。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派十几个人去。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

场地上静得很，只能听到河边传来哗哗的水声。“熊尚林、曾会明、刘长发、张克表”叫到名字的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脸，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神情。

一个、两个……，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几个勇士都在外面，我看看他们，一个个都虎彪彪的，一营长眼力不坏。

突然“哇！”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嘴里直嚷着：“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去！”他一边哭一边嚷着跑向营长那里。他是二连通讯员，营长看看他。

停了一下，“去吧！”营长被眼前的场面感动，例外地批准他参加渡河奋勇队。通讯员听到营长允许他，赶忙擦去眼泪飞也似的跑到十六个人排的队列里。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个佩带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枝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庄严的时刻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十万红军的生命，就在你们几个人的身上。坚决

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这热烈的鼓舞中离开了南岸。

敌人发急了，向我们的渡船开火。

“打！”我们的炮兵向敌人开炮了。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到了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威力了，射手们比渡河的勇士还要紧张，每一个人都发挥了高度的射击技术，炮弹一个个炸在对岸敌人的碉堡上，机关枪像暴风雨一样地卷向对岸，划船的船工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地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船的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大家都用眼睛看着，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渡船身上。

突然，轰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炮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完了，完了！”我为渡船着急差点叫出声来。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两下后，终于平静下来了。

渡船继续在前进，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公尺了，勇士们都站上了船头，待接近时，不顾一切地往着岸上就跳。

突然，对岸山上又滚下一个手榴弹，一个滚雷，滚到半山只听到“轰，轰！”两下，冒起一阵浓郁的白烟。看来敌人真要实行反冲锋了。不多久，果然，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敌人就从小村子里突出来。

“敌人不下二百人，而我们只几个人！”我顿时紧张起来。奋勇队背水作战情势非常紧急。

“给我轰！”我命令早已准备的火力。

“轰轰！”又是两下巨响，赵章成同志发出的迫击炮弹不偏

不左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重机枪又延伸射击，李得才同志的那挺打得最准。

“再来一个！打，狠狠打！”阵地上扬起一片呼声，敌人溃退了，慌乱地四散逃命。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一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已经上了岸的勇士乘机俯身冲了上去。勇士们又用轻重武器组织严密的火力压向敌人，敌人败退了，我们的勇士占领了渡口工事。但周围还是敌人。

过了河的船很快的又回来了，三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支援第一批登陆的同志。”我看见营长下船这样叮咛着。

船离开岸了，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山上的敌人又继续向河心射击，这一阵子可真激烈，敌人集中全部火力封锁我们后继登陆部队。

小船在浪里颠簸着，冲过一个巨浪又一个巨浪，避过一阵子弹又一阵子弹。

船渐渐地驶到边了，突然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弹，我急忙拿起望远镜，只见一个战士捂着自己的手臂。

“他怎样？”没待我想好，又见小船飞快地往下滑去，只几十公尺，“嘭！”一下，小船撞在一块大石礁上。

“糟糕！”我一边说一边看看江中。只见几个船夫用手撑着石岩。水哗哗地流着，喷起白浪像是要把小船掀翻似的。礁石两边的水急急流着，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会合处，非翻身不可。

“撑啊！”我紧张得似乎心都要崩了。

突然从船上刷地跳下四个船工来，他们涉水用背顶着船，他

们吃力地顶着，船上另外四个船工又用竹篙撑着。推进的速度极慢，几乎十分钟还不能推进一公尺。小船顶上子弹呼呼地响着，十分钟，又是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还只推了一半。足一个小时，他们才靠近岸。我这才嘘了一口气。

一阵炮响，山上敌我火力又接上了，敌人又是一阵滚雷，并且吹起号子发起冲锋。

“继续射击！”我命令南岸火力压住敌人。

炮弹、机枪弹一批一批地送上对岸，步枪射手们也努力地瞄准射击，敌人在烟幕中仓皇逃命。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过了一会，这只唯一的渡船又回到了南岸，于是，由我带领几名重机枪手坐第三次船到对岸，扩大战果，巩固阵地。这时，天色已有些晚了，第四船、第五船，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安全地从河面上渡过，我们又乘胜追击敌人，在河的下游又缴了两只船，使我们渡得更快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全团才完全渡过。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完成，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强夺泸定桥。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将与其他光荣的革命史迹一起，永远被人记入革命史册。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有翅也难飞！”

“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渡河前我读到过匪军贴的这样的标语。大渡河毕竟渡过了，红军没有翅膀过了金沙江，让蒋介石自己去欣赏他的梦呓吧！